


优秀人才不堪迫害被逼出国门



李旭彤

【明慧网】中国的辐射防护专家李旭彤博士（左图）于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向日本政府申请庇护。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东京的司法记者俱乐部，李旭彤博士向媒体解释了申请庇护的原因。

旭彤



今年四十四岁的李旭彤博士是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的研究员（相当于教授），曾经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四次获得国家的部级、省级科研进步奖。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生病，过去因为身体患有慢性肝炎等多种疾病，活的非常痛苦。而九六年开始修炼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后，身体越来越好。

令他无法理解的是，带给亿万人们健康和美好的法轮功却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二零零二年九月，修炼法轮功的他仅因为参加邻居的家庭聚会，就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和团河劳教所达十九个月。在被释放之后，又被送进中共国家机关工委办的“学习班”，强制转化。

他在记者会上说：“在（被非法关押的）这十九个月中，他们为了逼迫我承认谎言和放弃自己的信仰而不断对我施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被释放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依然被中共组织严密监视，被警察不断的骚扰。”

李旭彤博士表示曾经两次来过日本。多年前在日本进修时，日本同事表示他可以留在日本继续学习，但是他按时回国了。李旭彤也曾经到过美国，未曾考虑留在国外。现在选择留在日本，离开自己卓有成绩的职业生涯和亲人虽然痛苦，但与信仰被摧残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相比，实在是别无选择。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的还有一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逼出国门的优秀人才**杨贵远**。杨贵远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病理生理学博士，原长春军需大学的教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学校软禁三个月后失去了工作。后来躲避迫害逃到广州后又被判两年劳教，在广州第一劳教所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酷刑折磨。二零零四年出国后得到日本政府的人道主义帮助，留在了日本。两位专家呼吁国际社会公开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成都真言

第八期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一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联合国关于酷刑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曼夫德·诺瓦克向大会作了“酷刑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的调查报告。在特别报告员发言之后的讨论阶段，“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起草在发言中进一步指证中共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乔高就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

乔高在发言中说：“关于中共政权是否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并随后杀人灭迹，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我在今年七月发布了一项报告并得出结论，令我们遗憾和震惊的是上述指控属实。我们详细的检查了各方证据、包括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共有十八项。”

乔高举例说：“被关在中国监狱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被系统性的验过血和检查身体。因为他们同时都遭受过各种酷刑并受到恶意诽谤，上述这些医疗检查不可能是因为关心他们的身体而做的。”

乔高还强调说：“在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出奇的短，只需要几天或几周。而在世界其它各地，等待时间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这证明了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供给源。”

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已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国际人权机构、欧洲议会及有关国家政府支持对这一指控进行深入调查。◇



◆ 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 and 创始人的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已超过2661项。

我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神奇

我是唐山北部山区一钢铁厂工人，对法轮功没有了解，只是平时听一位修大法的人给我讲真相时他谈到“诚念法轮大法好，灾祸来时命能保”。而我最近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下班骑摩托车回家，在半路上遇到一妇女带孩子路边干活儿。为了防止碰到孩子，我骑车万分注意。车也到孩子身边了，也不可能出事了。

刚一放松，万没想到孩子自己突然到了车前，眼前一场车祸不可避免。此时我一边刹车一边高喊“法轮太好！”

奇迹出现了，我和车子横着滑出去七、八米远。车子前半部份全部摔坏，而我自己丝毫未损，孩子在一旁和我一样平安无事。我当时意识到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和孩子，我从心中由衷的感激大法。今天，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大法是救人的”。◇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大法弟子熊玉华被绑架捏造罪名判刑

熊玉华，女，汉族，60岁，原成都市国营715厂（现叫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机电车间电工。患有多种疾病，如肝炎、胃炎、肩周炎，颈椎骨质增生症、风湿关节痛、眩晕症等等，梳头手都抬不过肩膀，在岗时曾多次晕倒在车间。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她自感身体好了许多，人也有些精神了。她坚持修炼下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症状就都没了，人也健壮起来了，家务也能鼎力去做了。因儿女还小，读书需要钱，退休后就接些变压器的活儿在家加工，自感似乎生命又回到人生的中年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半夜，宏明公司保卫部部长张永长和建设路派出所户籍警刘川翔等，带一帮人来到熊家楼道，刘川翔以“查看厕所漏水”为由骗开门后，就抄查她家，同时将熊玉华铐上手铐欲将她带走。熊的老伴问他们是哪里来的并索要文书证件，他们自称是“市公安局一处”的，拒不回答文书证明的事。熊玉华的老伴不让他们带走熊玉华，刘川翔才说他们是户籍警及宏明公司的人，并将熊玉华带走了。

事后，熊玉华的老伴到宏明公司党委及宏明公司保卫部、家委会、退办支部、建设路派出所、市公安局、成华区公安分局等询问熊玉华被非法抓捕的事，他们均说“不晓得这事”、“不知道”，还不准她老伴进去详问。三天后，草堂派出所将对熊玉华的盘问证、拘留通知书送到家中。她的老伴就去了草堂派出所要求说明抓熊玉华的原因。那里的警察还不承认熊玉华被关在那里。待她老伴拿出他们送来的盘问证后，他们又要她老伴去认具体执行的人，然后才接待了他。熊玉华的老伴问为何抓人，而且他们也不属于青羊辖区的人，为什么青羊区的人来抓熊玉华？他们说“受委托执行任务”。老伴要见熊玉华，他们不允许。

熊玉华被绑架后的10余天，她老伴才收到熊玉华从看守所寄来要他送衣服、被盖、鞋、钱等物的信。四月份，熊玉华的老伴收到一封衣、被、鞋、钱都收到了的信，此后，从五月至九月就再也无音信了，送去的物品收条上都是别人仿熊玉华的笔迹签收的。十月初老伴收到了从看守所寄来要衣物、厚被盖、棉衣、棉鞋、钱等物的信。此后再无任何消息。直到二零零五年六月，她老伴才在成华区法院里见到熊玉华本人却未能跟她说上话。那时老伴看到熊玉华人被迫害的已有些变形。

八月份，熊玉华被非法判刑后被送入四川省女子监狱，不让探监。为了争取探视的权利，熊玉华的老伴去找了法院、司法部门、省监狱局，他们都说可以探监、可以见人。半月后，监狱才打来电话找熊玉华的女儿，说女儿可以去探监。

于是父女俩去看望熊玉华。探监前女子八监区的狱警头子还专门找了熊玉华的女儿及老伴“打招呼”说，探监时不得说有关法轮功的话，并要他们父女俩答应了才让见。随后，父女俩在玻璃墙屋中见了熊玉华。

熊玉华被绑架后，被恶人带到一家宾馆里，铐在椅子上。这还不算，他们还用探照灯、红外线灯照射她的

眼睛及身体，在这样的酷刑下逼供三昼夜。酷刑后，熊玉华的眼睛受到极大的伤害，看人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不清人的面容。人的形态都有些变了。

在此期间，宏明公司保卫部长张永长找到熊玉华的老伴说：熊师傅在外面有活动才被抓，而且有证据。老伴反驳说，她一直在家干活，没到外边去过，有证据你们就拿出来好了。张又让熊玉华老伴说出熊玉华在外边的活动情况，还要他说法轮功的组织情况等。熊玉华的老伴说：“法轮功没有组织，这是强加。熊玉华一直在家干活，也没出去过。”张蛮横的说法轮功是有组织的，还硬说熊玉华老伴知道熊玉华在外的活动情况，要他说出来。还说咋说都行。

之前，因长期收不到熊玉华从看守所寄出的信，不知她的情况如何了？人在哪里？送物进去，得到的收条又是别人模仿熊玉华的笔迹签收的，这让她的老伴非常担心，于是就去青羊公安分局草堂派出所询问情况。那里的人蛮不讲理，说不晓得，人已交出去了。老伴说：人是你们抓的，你们给的逮捕证还在这里，怎么能说不晓得呢！再说人在你们手上，我是家属，来询问是正当合理之事，怎能说不晓得的话。那人就更横了的说：你去告嘛！去中央告嘛！这时一个老一点的警察看此情景就让熊玉华的老伴去辖区六一零那里问。

当熊玉华老伴去成华区六一零办公室后，一位姓钱（桌上标示牌上为副书记）的见他。当说明了来意后，他阻止熊玉华老伴说话，还说：你说的我不听。你是法轮功的我不听。熊玉华和你（指熊的老伴）的情况我都清楚。你若能按我说的去说，熊玉华的事可大、可小、可无。你若能按我说的去做，你们（指熊玉华和老伴）见面都可以，但要我们安排，这事你去找建设路办事处的综合治理办的某某某（综和治理办的主任）……。

这些事熊玉华的老伴当然不能去做。熊玉华是做好人的，他们说的那些都是莫须有的说法，都是给强加的。熊玉华老伴又多次去找宏明公司党委书记（赵德贵），但次次都是托故不在未能见到。

在熊玉华快要被送上法庭前，一天，突然有一位离休老干部（钦差官）来到她家，给她的老伴“做工作”说：打击法轮功是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是党的需要。你是党员，要为党说一次假话等等。

这太荒谬了，这明摆着是在陷害熊玉华吗？！她的老伴怎能这样做呢！过了没多久，他们就将熊玉华送上法庭，用莫须有的事给熊玉华定罪，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并于二零零五年八月送去四川省女子监狱。

开庭前老伴去找过当事法官宋奎，提出申请参加辩护。宋法官说，其他案件都行，法轮功不行。后他又提出要上诉。宋回答他说：法轮功的案子只有本人可在规定时间里上诉，你就是写好上诉状材料我都不会接你的。开庭当天，熊玉华老伴就给熊玉华去了信谈此事。后在女子监狱探监时熊玉华告知老伴说，她收到信时已是最后一天了。按时间推算，这封信被扣在他们手中，直到最后一天才给了她，让她根本无法提出上诉。

